



烽 烟 卷 怒 火

——留在永川的抗战记忆

赵厚庆

(接上期)

六、永不磨灭:多维的记忆与时代的回响

国难当头,匹夫有责。永川,一文一武,配合抗日;男女老少,齐心抗日。烽烟惹怒火,怒火铸国魂。

伟大的抗战精神,深刻的历史记忆,存留在各类文史档案中,存留在多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里,存留在一部又一部的影视屏幕上,存留在年复一年的纪念活动中,存留在大中小学的课堂里,存留在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的叙事中。

我的老大姐文友龙芳桂担任过永川汽车25队的宣传科长。2023年,年近80岁的她眉宇间舒展出自豪:“抗战英雄的风景线,除了永川汽车25队没有第一。”她掰着手指告诉我:徐奎明、朱一南、蒋印生、陈更新,个个都是刚强铁汉,个个都曾有过惊心动魄的抗战故事。虽然故事发生在异时他乡,虽然他们不是出生于永川本土,但1958年公司一成立就扎根永川,在这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他们把抗战精神带到了这片土地上,以终身保持的英雄本色将其榜样的形象渲染得熠熠生辉,激励着永川儿女勇往直前。

尤其是1958年部队精简转业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(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)的蒋印生,在公司开了20多年客车,凭着精湛的技术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。他曾担任过永川汽车25队的工会主席,但为人低调,从不摆架子。人们习惯叫他“蒋华侨”。他做事一丝不

永川五板桥水井旁边的石岩下住着一户黄姓人家,祖祖辈辈靠给城里大户人家挑水打短工、卖凉糕凉水为生。黄家二娃在成亲当天被张保长带人抓壮丁,连夜送到了泸州南田坝军营,因不识字,当了一名伙夫。家里一片哭声……

一

1937年,黄二娃随部队到了云南保山,抢修滇缅公路。地处西南边陲的保山,是通往东南亚的必经之地。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衣着破烂、头发蓬乱的筑路工人开山辟路,挑泥巴、捶石子,天天都有人死去,不是被日本飞机炸死就是饿死。一天中午,他和石云生、李德才三人给工地部队送饭,途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,石云生当场被炸死,尸体飞下路边深渊。黄二娃嚎哭:“我的石二哥,我们还要一起回老家呀!”黄二娃和李德才哭着躲过日军轰炸,终于把稀饭送到了工地部队施工现场。

在保山,黄二娃学会了做红烧肉和麻辣豆腐。团长是川北人,最喜欢这两样菜。黄二娃就被调到团部给几个长官煮小灶。一天晚上,黄二娃给团长送夜宵,团长问他:“小黄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报告长官,我叫黄二娃。”

团长说:“黄二娃是小名,不是大名。你小子勤奋,老子就喜欢你做的菜。干脆给你取个名字,从现在起,你就叫黄家国。”

黄二娃说:“长官,谢谢你给我取了个好名字。”

一天晌午,日机轰炸筑路工地,众人跑到树林卧倒。炸弹在离黄家国不远处爆炸。起身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抢救一位大叔,黄家国跑去抱起伤员就往安全地

苟,就如同他注重衣着一样,一直保持着威风凛凛的军容风纪,一招一式严谨得令人肃然起敬,其精神之振作,还真能配得上我们的三军仪仗队呢。

2015年,蒋印生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,在礼宾方队护卫下,登上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,令人心潮澎湃。永川参加庆典的有两人,另一个就是时任朱沱社区党总支书记的文绍英。不用猜,山呼海啸中,有我们永川人的欢呼声。央视记者采访英雄,心中满是敬意。

口耳相传的故事真真切切,让人顿感如处其时,如临其境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。所以,我和大家的共同感受是,老人们回顾历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

十七军50师山东籍的军政科长杜介厘解放初到地方任职,辗转多处,于1964年到永川所在的永荣矿务局任党委书记兼矿长,一干就是18年;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,任重庆市煤炭设计院的院长。“文革”中他曾被安排到林场烧锅炉。没想到他这个戴着“走资派”帽子的南下干部,居然身边围了一大圈人,听他讲抗战的亲身经历。冬天的锅炉房暖烘烘的,大家听得心潮起伏,胸中悬着的石头落地后直呼过瘾!这个1916年出生的老干部精神多么可贵呀!

家住永川川主沟的魏爷爷2025年刚好100岁,日本飞机炸永川时,他是亲历者。提起当时的恐怖情景,他比作是“鸡

远 征

廖益书

带走。

姑娘说:“谢谢兵大哥!”

黄家国说:“不用谢。请问你贵姓?”

姑娘自我介绍:“我叫赵小珍,民工队的卫生员。请问你叫什么?”

“我叫黄家国,四川人。”

赵小珍笑说:“四川好哇,天府之国。战争结束我去四川找你。”

黄家国说:“我已经离家七八年了,不知道家还在不在哟?四川兵荒马乱,天天抓壮丁,闹得鸡犬不宁。”

那边有人叫喊:“赵医生,快过来,这位伤员不行了。”

赵小珍背着药箱朝那边跑去,回眸看了黄家国一眼,“兵大哥,我们还会见面的!”

赵小珍那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和清脆的嗓音把黄家国吸引住了,他很想找她多说话,但想到家里等着自己的古玉儿就忍住了。

1941年黄家国奉命随大部队入缅抗日。临别时,赵小珍赶到现场赠送了一副宝山红玛瑙手链给黄家国,黄家国回赠了一个军用水壶。二人依依惜别。

二

经过几天颠簸,中国远征军到了云南边境地区瑞丽。这里地处横断山脉高黎贡山余脉,毗邻缅甸木姐勐卯坝。过境后到了前线阵地,黄家国放下背上的铁锅,给长官煮饭。吃完饭,正在休息,就遭到日军的偷袭,几十架日本飞机

娃子扇着翅膀躲老鹰,扑天剝地(永川方言,这里有慌慌张张的意思)往狮子坡跑”,不知道跑了好多次。他这个比方好形象!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也会如临其境。

我特别关注耄耋至期颐这个时段的老人,把他们看作宝贵财富。他们把自己的经历介绍给我们,就是活的历史,比翻书本来得更直接,更清晰,更细致,更生动,更形象,因而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。十年前,找老人们聊抗战经历倒还方便,现在则很不容易了!亲近他们,了解他们,尊重他们,就是在尊重历史,就能更透彻地了解离我们比较遥远的生活,更加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如果不和他们深入交谈,也许有些生活中的名词术语都会被时间淹没而杳无踪迹。

举个例子来说,十多年前的一天,我在黄家茶馆遇到两个年届九十的老人来喝茶。我问:“日本鬼子投降那年,你们在做啥子?”他们都说,在乡下槽坊打帮工。哦,烤(酿)酒的。我再问:“没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吗?”“听到的,听到的,主人家还赏我们各自5斤酒呢!说是抗战胜利了,把酒提回去尽管喝吧,喝个欢喜。”其中一个说,欢喜归欢喜,哪有工夫喝酒哟!第二天还要下重庆送酒交货呢,交货之后再喝也不为迟。我顺便问:“收货的哪个晓得酒的好坏呢?”“打火枪呗。”打火枪?我的兴趣一下子冒了出来,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结果得知,将草纸一张套一张地叠起连接来搓成圆棍,类

似枪筒,直插酒篓子的底部,从酒里抽出来,湿漉漉的,用洋火(火柴)点得燃的就是纯酒,倘若点不燃,那就是掺了水的劣质酒。看吧,一个“打火枪”,就记录了老人所处时代的生活细节,这也是文化啊!再不抢救这样的细节,世间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“打火枪”了!

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,尚能采访一些抗战老兵作口述记录;到2025年时,同样内容同样形式的文史抢救活动则几乎是相当困难的了。

永川卫生系统有个叫刘家礼的离休干部,住在永川老城棠城佳苑,十多年前我和他在理发店相识。一提到抗战胜利,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:“城里最热闹,大家都往城里涌;喝茶不收钱,喝稀饭不收钱;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,这里还没有刹割(永川方言,有停下来的意思),那里又响起来。你见我我见你都是笑嘻嘻的。”“哎!不当亡国奴了不当亡国奴了!”说着说着,这位刘叔叔居然声音哽咽,眼泪也滚出来了。我惊了一跳:“刘叔叔,您怎么了?”刘叔叔告诉我,太激动了,高兴啊!

类似的记忆,相同的感受,在全国数不胜数。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把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向前推进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才是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最好纪念;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,建设好永川这个重庆城市副中心,才是我们对曾经饱受苦难的同胞和英勇先烈们忠魂的最好安慰。(完)

去后给自己家里父母捎口信,说:“再拜托刘连长给我的父母带两块大洋,这些年当兵积存的就只有这点,拜托拜托!”刘连长经过万水千山终于回到了久别的老家,并抽空给五板桥黄家捎了口信,亲手把两块大洋交给了黄家国的母亲。黄家国父母高兴地吼叫:“苍天有眼,我家老二还活着!”黄大娘把大洋交给古玉儿,古玉儿激动地抱住黄妈妈,含泪说:“我的黄二哥还活着!菩萨保佑我的黄二哥,我有盼头了!”古玉儿第二天去了乡下烂坝子,将黄二哥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妹妹弟弟,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。

后来,黄家国升为炊事班长,又随部队去了徐州。

在淮海战役中,黄家国随部队起义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班长,立过三等功。1950年黄家国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,1954年回永川,被安排到地方政府机关从事食堂管理工作直至退休,2013年秋,黄家国96岁时无疾而终。



海棠文苑投稿邮箱:
yxdsbbjb@163.com